楊絳與《管錐編》

鄭延國

燈下集

楊絳與《管錐編》的纏綿往事可探源到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。其時她正隨錢鍾書在歐洲求學。有一次她讀到雪萊的一句詩，覺得與中國古人「鳥鳴山更幽」的意境庶幾近之，於是向一旁讀書正酣的錢鍾書發了一番感慨。錢驚訝地側耳細聽，旋欣然點頭會意，且立馬以筆錄之。

三十六年之後，即一九七二年，剛剛從河南五七幹校返京的錢鍾書，悄悄着手寫作《管錐編》。他寫到「毛詩正義」第五十二則「車攻——以聲音烘托寂靜」時，先後引南朝梁代詩人王籍與謝貞詩句。前者爲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。」後者爲「風定花猶落，鳥鳴山更幽。」接下來，他揮毫述曰：「雪萊詩又謂啄木鳥聲不能破松林之寂，轉使幽靜更甚（That even the busy woodpecker/ Made stiller with her sound/ the inviolable quietness）；皆所謂「生於此意」，即心理學中「同時反襯現象」（the phenomenon of simultaneous contrast）。眼耳諸識，莫不有是；詩人體物，早具會心。寂靜之幽深者，每以得聲音襯托而愈覺其深」。隨後，他又以腳註的方式說明所引雪萊詩句的出處：Shelly: "The Recollection"。

衆所周知，《管錐編》其所以成功閃亮，完全得益於錢先生的「五大麻袋讀書筆記」。可以想像，錢先生在寫作這則「以聲音烘托寂靜」時，一定不厭其煩地翻出了當年他筆錄楊絳口述的這句詩，而且他很有可能喃喃細語：多虧季康姑娘讀書心細，方使如今的鍾書君添了一條有力的佐證啊！

楊絳晚年回憶這樁事時，稱：《管錐編》中存有此句，「但未提我名」。她這話的深層含義，分明就是：「軍功章」裡多多少少也有我的點滴辛勞呢。其實，在錢楊的巨製中，時時都可窺見夫妻相互幫襯的痕跡。《圍城》裡的「稚劣小詩」，是楊絳的巧妙運作；《洗澡》中的「舊體情詩」，是錢鍾書的捉刀代筆。更有趣的是，兩人大作的封面題字均爲夫妻相互所爲，且各不署名。

湖南花鼓劇中，有一齣折子戲，曰《劉海砍樵》，堪稱舉國皆知，戲裡面將夫妻恩愛、夫唱婦隨展示得風風火火，淋漓盡致，使人感慨，令人艷羨。然則與錢楊伉儷對照，只能是無過之而有不及。靜靜的書齋，默默的耕耘，兩位飽經風霜的讀書人執著地用自己的心血，將恩愛編織在一行行的詩句中，將相隨錘煉在一篇篇的文稿裡，讓世人感受中國文學的魅力，令衆生體驗中國文化的博大。瀛寰廣闊，宇宙無涯，夫妻之夥，恆河之沙，其中能與錢楊比肩者，有幾雙乎？

尋覓呂碧城香江芳蹤

黃　元

人與事

民國第一奇女子，「中國第一位女編輯」、「女權運動先驅」（梁羽生），教育史上女子執掌大學校政第一人、第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，「近三百年來詞家殿軍」（龍榆生）的呂碧城，與香港有緣，一生曾三次在香江留下芳蹤，傳爲香港近代人文史上的佳話。

香江畔小住休養

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凱稱帝，呂碧城於一九一六年春憤而辭去總統府「花瓶秘書」職務，南下上海照顧體弱多病的母親。一九一八年，呂母去世。呂碧城料理畢母親喪事，赴香港小住休養，準備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深造。

這是呂碧城首次踏上香港土地，時間是一九一九年冬天。她在美麗的維多利亞灣一隅找了家酒店住下。說是到香港治病休養的，但想起來港時途經杭州，在孤山西泠橋畔拜謁秋瑾墓的情景，追懷當年與秋瑾的友好交往，心潮澎湃、夜不成眠。她翻檢堆放於寫字枱上的她與秋瑾間的往復書翰、唱和詩詞，兩人在津門留下的一幀幀合影，寫下了《西泠過秋女士祠次寒雲韻》一詩：

「松篁交籟和鳴泉，合向仙源泛舸眠。員郭有山皆見寺，繞堤無水不生蓮。殘鐘斷鼓今何世，翠羽明璫又一天。塵劫未銷慚後死，俊遊愁過墓門前。」此律情景交融、即景抒情，尾聯字字血淚，於呼天搶地、捶胸頓足中，寄託哀思。

一九二〇年九月，呂碧城離港赴美，以上海《時報》特約記者身份入讀哥倫比亞大學，主攻美術，兼習歷史、文學。期間以英文撰《革命女俠秋瑾傳》，發表於紐約、芝加哥諸地各大報紙，又將在美見聞發回國內，與國人一起看世界。

跑馬地置業定居

一九二六年，呂碧城再度隻身出國，漫遊歐美，前後長達七年之久，撰《歐美漫遊錄》（《鴻雪因緣》）一書，連載於北京《順天時報》和上海《半月》雜誌。一九三五年，再度赴港，購跑馬地山光道十二號一幢三層洋樓，次年入住，準備定居香江。

跑馬地樹木叢生，白蟻亦多，小洋樓白蟻蛀樑。鄰居提示，解決白蟻爲害，惟有滅蟻一法。她作爲動物保護主義者，一九二九年應邀赴維也納，出席萬國保護動物大會，發表精妙絕倫的廢屠演說，宣稱「殘忍之人，乃戰爭禍亂之發酵物」，將「戒殺」與杜絕戰爭等量齊觀，博得與會二十五國公使和五千名代表歡呼、喝彩。維也納六大報紙均在頭版發表其講演稿與玉照，受到維市市長親切會見。一九三〇年，她在英國正式皈依三寶，取法號「曼智」，守「五戒」、食素。她能滅蟻嗎？

「信佛絕不能殺生！」她打消了定居香港的念頭，毅然將化鉅款購置的小樓，以兩萬五千港元的低廉代價轉讓，在離山光道不遠的菩提場附近，租賃一套房子暫住。佛教徒的使命與責任，時時感召、驅使着她。不久，她離開香港，赴星馬、瑞士遊歷、養病，撰譯佛學典籍，提倡蔬食、弘揚佛法去了。

東蓮覺安詳遷化

一九四〇年，呂碧城從瑞士風塵僕僕回到祖國，第一站即落腳港埠，下榻一九二八年開業、全球十大知名酒店之一、位於尖沙咀的半島酒店（The Peninsula）。著名詞學家、書畫家葉恭綽等人爲她接風洗塵。

這是呂碧城第三次訪問香港。在葉恭綽的陪同下，拜訪了香港商界及佛學界知名人士方養秋。時年十七歲、日後成爲香港文壇掌故專家的方寬烈，因爲那天學校放假，在家忙着爲報考嶺南大學作準備，聽說呂碧城到訪，與她交談了近兩小時。呂碧城穿一襲西式連衫裙，短髮、戴一條寶石項鏈，十分洋派。

話題主要環繞素食、殺生。呂碧城態度隨和，侃侃而談。事後方寬烈回憶說，呂碧城認爲人類沒有像動物那般銳利的牙齒，而且懂得耕作，所以是天生的素食動物。見少年方寬烈亦好文學，呂碧城以其所著《歐美之光》一帙、幾幀照片奉贈，以爲留念。

聽說呂碧城準備回上海，方養秋認爲大陸兵荒馬亂，回去怕多有風險，勸她暫居東蓮覺苑，與禪苑第二任苑長林楞眞通了電話，轉致呂之處境。該禪院爲香港開埠後之首富何東爵士（Robert Ho Tung Bosman）夫人張蓮覺創建，林楞眞乃張之表妹，因有這層關係，呂碧城得以入住禪苑，誦經修法，刊落浮華、不事詞翰。

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，呂碧城夢中得一詩：「護首探花亦可哀，平生功績忍重埋。匆匆說法談經後，我到人間只此回。」爲其絕筆。一月二十四日晨八時遷化。臨終含笑念佛、儀態安詳。東蓮覺苑經紀其喪事。遵呂之遺願，將火化後的骨灰「和麵粉混合送清水濱，與水族衆生結緣」；紐約、三藩市、上海麥加利銀行三處二十萬港元存款，捐贈東蓮覺苑。

懷念葉敏

楊繼良

人生在線

葉敏是我小學同窗，生前是中科院的一位博導，地位不顯赫，也許不夠格在報紙上提到她。但我一生結識的人中，她是個最完全的人。

一九八六年，我到美國當訪問學者已經一年，打工謀生很辛苦、生活更枯寂。想起還是二年級時，她在我鄰座。那時四行儲蓄會在宿舍樓群中，辦有一個供職工子弟上的小學。她家就住在小學操場的邊上，我還記得門牌號。枯寂中試投一信。出乎意料，她立即給我回覆，說她很理解離鄉背井的心情；改革開放後她去英國進修一年，接着又到斯坦福訪問兩年。信裡說她在「文革」中曾下放賀蘭山闕，現在上海生化與細胞所工作，我相信她一定很有成就，不然不可能兩次公派出國。丈夫兪醫師是一位心臟專家，膝下一男一女，子繼父業，女兒還在念書。從常理推想，小學畢業後四十多年不通音訊，不可能還記得我這個「小朋友」；她是出於同情回的信。

記得我這個「小朋友」；她是出於同情回的信。

一九八九年我回上海，約了時間，去看望她。本來，這一棟單三層的單開間樓是她一家住的，現在父母和她的姐弟都去北京，一、二樓被居委會和另外一家佔了。她家只住三樓和亭子間，曬台改作廚房，一對博導夫婦和女兒就這樣擠着住。我們小學畢業後半個世紀沒見面，現在都是花甲老人，她一定是想到我們都不相識了。那天，她特地按講好的時間，候在樓下門口。我爲她細心爲別人着想而感動。

一九九三年起我在香港任教，回上海時常去看望她。她女兒很優秀，大學畢業後去美國深造，以後肯定能移民美國。那時內地仍然很艱苦，我說她們夫婦七十歲退休時，如果移民美國，生活會舒坦得多。這個話題提了不止一次，最後她正色地回答說，她們夫婦是決不會移民美國的。這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場面，很下不了台階。我接着覺得很慚愧——自己重的只是物質生活，而她們夫婦看重的是對國家的貢獻。在我親友中，不利用自己去美國度晚年的條件的，我只見到這樣一對。

我們有類似的家庭宗教背景。有一次我對她談起楊振寧在鳳凰台「世紀大講堂」節目中說過，根據他對宏觀物理到微觀物理的研究，他相信萬物蒼穹都不是「偶然碰巧」存在的。她證實說，從她的學科，她也得出這個結論。可見，她的宗教觀，是一種理性的信仰。眼科檢查說我得了青光眼，她勸慰說自己也有這一老年人的常見病，不必驚慌。後來，體檢懷疑我患有前列腺癌，我更恐慌。她立即回信說，即使是癌，也不必驚慌。她的信念是，生死在天；去到「彼岸」，就能與自己懷念的故人相聚，不是最快樂的嗎？一句話，使我釋然。在她家的一次閒談中，兪醫師笑着說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。我當然早就知道。但她又是個共產黨員，按當時的規定，不能去教堂。她的待人處事，是我結識的所有的老黨員中，最完全的人；同時，也確確實實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基督徒。兩者在她身上是共存、互容的。

二〇〇五年二月後，她一直感覺疲勞，醫生建議她入院檢查，直到三月她進院前一天，還堅持工作。檢查結果是肝癌（必是在「賀蘭山闕」種下的病根），已經不能手術。入院兩個月，安然歸去。退休之後，還工作到最後一刻，是她對祖國、事業的忠誠，也反映了她豁達的人生觀、宗教信仰。她入院時，我正好到上海，她家的電話打不通。離滬回美國後，給她發個電郵；她的同事給我回郵，報告噩耗，說「葉先生一生儉樸，淡薄名利，樂於助人，不負一人」。「不負一人」四字，能當之無愧者，在我八十多年一生中，沒有見過第二個。

她去世那年十月份，滬江大學校友慶祝母校成立一百周年。我在赴慶祝會的車上，遇到一位生物系的校友，才知道葉敏也曾在滬江的生物系讀過一年。我們爲她去世惋惜。那位校友說，葉敏上課聚精會神聽講，從不作筆記，必是回去再追記。聰明睿智，非常人也。她把天資全部用在事業上了。她忠於信仰、愛人如己，是一個完整的共產黨員、完全的基督徒！在這個物慾橫流的今天，我特別懷念她。

落葉（網上圖片）

流浪犬與哲學

姜琍敏

那是條品相還不錯的吧兒狗。這種狗本應屬貴族。在冬天穿着紅背心，黃靴子，被主人兒呵乖乖地疼着親着，多半肥得挪不動步。當然，貴族也有落難時。我初見牠時，這眼泡紅腫流膿，渾身髒污，毛都快掉光了的落難公子，蜷在垃圾箱前的木板上，有氣無力地衝我搖尾巴。我稍近前，牠即驚恐地掙起逃開。我屬於那種似乎天性有着餵食動物癖的人，手頭剛好又帶着早點，便扔給牠一個包子。見牠狼吞虎嚥、幾乎沒過喉就落肚的樣子，我不禁可憐牠，也暗恨那些遺棄寵物者太冷血。米蘭・昆德拉也說過：「對於人性，道德上的眞正考驗，根本性的考驗，在於如何對待那些需要他憐憫的動物」。周圍住着或路過的人不少，不收養牠，多少餵點零碎又有多大事呢？當然我也不打算收養牠，畢竟牠太髒了。但以後再來這裡，我會記着帶點食物給牠。牠很快記住了我，只要我車聲一響，就歪歪扭扭地迎着我跑來。我怕染病，遠遠喝住牠，將食物扔過去就趕緊躲開。

怎麼今天沒見牠蹤影？我疑惑地停好車，發現那小狗像團破棉絮般，蜷縮在垃圾箱背角的泡沫板上。我嘖嘖幾聲，毫無反應。不祥的預感浮上心來。檢塊木板輕觸牠，感覺是僵硬的——這些天夜裡滴水成冰，牠不被凍死才怪哩。

我扔下木板，有些驚惶地跳開去。心裡卻有些釋然。事情明擺着，就是天天供牠吃飽喝足，這條狗也是捱不過這個冬天的。還不如早點解脫好。

看看周圍，近處的小平房裡住着幾戶拾荒人家。幾個大人趁着陽光好，忙着在門前空場上攤曬他們檢來的破紙板之類垃圾。幾個比小狗大不了多少的孩子在爭搶着騎一輛破童車。再遠些的兩幢居民樓上，花花綠綠地晾出許多衣被。鮮花在陽台上怒放。樓下的草坪上則嬉戲着兩條裹着紅背心的小狗。牠們的主人在一旁疼愛地呵喚着。人們像往日一樣，以各自的方式繼續着各自的生活。

這沒錯。先哲早有名言：「但求室內安然無憂，哪管室外瘋狂世界」。世界是否瘋狂且不論，人生在世都有各自的生存壓力，求得室內無憂已大不易，誰還有閒心管一條賴皮狗死活？這麼想對我有些慰藉，但偶爾念及那條小狗，多少仍殘餘幾分愧意。小狗的命運，也讓我對一些古老哲學的眞理性產生了懷疑。比如蒙田就曾以嘆羨的筆觸論及人與動物的命運差異：「在天地萬物中惟有人被選中去承受駭人聽聞的苦難，以至於在黑暗的深淵中我們生而爲人，還不如螞蟻與烏龜。」這種觀點，那條棄狗顯然不會同意。莊子也說過「子非魚，焉知魚之樂」之類。而我並不認同人與動物間的理解有太深的鴻溝。任何生靈都可能惺惺相惜。我非狗，但我從這條小狗的遭遇中，很容易推出一個淺顯的結論：我不願接受牠的命運。而牠乃至億萬牲靈，恐怕也很難認定自己的命運會比人美好到哪去。何況動物沒有人類最可貴的理性，沒有主宰自身的能力，完全受制於弱肉強食的生物法則。即便那些仍然得人熱寵的幸運兒，也不可能沒有煩惱痛苦。僅僅因爲無法明白自己緣何會得寵或失寵，在我看來就遠不是值得羨慕的。

當然，我也並不打算因此而爲自己生而爲人浮一大白。人類的煩惱、苦難有時讓我們感到窒息，因此而派生出那麼繁多的哲學。但若有一種哲學能幫世間一切生命稍減困厄，我願意向其頂禮膜拜。

早凋落葉

廖書蘭

蘭窗新語

每年的今天，我總是不期然的想起你，就像一片尚未泛黃的落葉，竟輕輕飄落在我的窗前。是的，依然翠綠，我拾起它，帶着不該有的早凋的悵然心情。

那一年，我第一次見你，當你回頭應我時，我確實愣了一下，沒想到你看起來像一位循規蹈矩的老實人，黝黑的皮膚結實的肌肉說明你確是行山專家。令我驚訝的原因是介紹我們認識的朋友是個玩世不恭的游俠，基於物以類聚、人以群分的道理，沒想到他也會有一位像你這麼簡樸的朋友。

之後的幾年，我們的友誼在新界的群山樹林、溪谷小橋中慢慢建立，你寡言，但說出來的話，都是一搥一個字，簡短有力。你關心朋友，不靠天花亂墜的言語，你以深沉不露的行動來表達情感。

曾經有些年，逢農曆新年期間，我是自己一個人寂寞的度年，日子是很難挨的。眼見街上都是一家家攜老扶幼喜洋洋的樣子。遇上這種大時大節，我特別感到出門一把鎖，進門一盞燈，當燈熄盡，影子也沒有了的孤獨感。是你，與我一起行山，在豆架瓜棚下，在斜風細雨中飲酒喝茶、談天說地。

而這一切清清淡淡的記憶，如今只能在新界的風景畫中框住時光。每逢大年初一，總想起你，一片尚未泛黃的落葉，一位交情既淺又深的行山朋友。

往後經年，無論春暖花開或春雨綿綿，我怎能忘懷那一年伴我走過蒼白的友人。

追趕林語堂？

姜伯靜

文化經緯

二月二十一日，美國《紐約時報》以三千字的篇幅對麥家進行了題爲「中國小說家筆下的隱秘世界」的報道。因爲三月十八日，麥家的作品《解密》就將在美國和英國同時上市。除了《紐約時報》對麥家青眼有加外，英美兩國的其他主流媒體，如《華爾街日報》、《衛報》、《獨立報》等都對麥家的《解密》大加讚賞。

英美這幾家主流媒體對麥家的讚譽，對即將海外上市的《解密》來說算是一個預熱，對麥家本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推介機會。能夠得到英美主流媒體的認可，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但麥家並非是能夠得到《紐約時報》垂青的第一個中國人，此時，我想起了當年在美國也曾經紅過、也曾經被《紐約時報》「吹捧」過的林語堂。麥家，這個《紐約時報》的「新寵」，能夠追趕昔日林語堂的腳步嗎？

林語堂在美國的成功，是到目前爲止絕大多數中國作家難以望其項背的，我們不妨看兩個例子。一九三四年，他的《吾國與吾民》在美國上市，四個月連印七版，登上全美暢銷書排行榜。《紐約時報》星期日書評副刊頭版發表了克尼迪的書評，文章說：「讀林先生的書使人得到很大啓發，我非常感激他，因爲他的書使我大開眼界。只有一個中國人才能這樣坦誠、信實而又豪不偏頗的論述他的同胞。他的筆鋒溫和幽默。他這本書是以英文寫作以中國爲題材的最佳之作，對中國有眞實、靈敏的理解。」一九三七年，林語堂的《生活的藝術》在美國上市。這本書高居美國暢銷書排行榜首位十三個月，並成爲美國一九三八年最暢銷圖書。一位書評人在《紐約時報》說：「讀完這本書之後，令我想跑到唐人街，遇見一個中國人便向他鞠躬。」

林語堂在美國的成功，並非偶然，依我看有兩個主要原因：「一是他能嫻熟地運用英文寫作，跟英語讀者沒有語言的隔閡，省去了翻譯造成的障礙；二是他的文化底蘊深厚，東方哲學氣息濃郁，作品有中國社會文化百科全書的味道，向海外讀者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文化和社會，滿足了一大部分外國讀者的閱讀好奇心，比如《京華煙雲》。」而今天的麥家，他自然有自己的優勢，但與當日的林語堂相比又有太大的劣勢。首先，林語堂用英語寫作，原汁原味；而麥家的作品得假手譯者，這樣，麥家作品在海外讀者中的可接受程度自然會下降許多。其次，林語堂是個文化底子非常堅實的作家，作品中充滿了東方哲學的幽默和深刻；而麥家，寫的基本是諜戰小說，厚重程度要差得多。第三，當年的林語堂是「投其所好」，而今天我則有個疑問：國外讀者很渴求中國的諜戰作品嗎？他們看膩了自己的「一〇〇七」嗎？

這樣看來，麥家作品在海外的前景並不是太美妙，想追趕昔日林語堂的腳步有很大的難度。並且，麥家新書還沒有上市，媒體就如此大張旗鼓的宣傳，一旦上市後略有瑕疵的話，就可能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，反而得不償失了。